Globethics Repository



金錢與恩典——論《哥林多後書》八、九章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Brandle, R.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SCS)
Download date	2026-11-01 23:37:52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181

金錢與恩典

——論《哥林多後書》八、九章

布倫德勒(R. Brändle，瑞士 Basel 大學神學系教授)
刁承俊教授　譯

他來到人世，變得貧窮，
他同情我們，
使我們在天上富裕，
與他可愛的天使一樣。
——《上帝保佑》，路德，一五二四年。

保羅使兩個對於我們的感覺來說彼此相去甚遠的概念——金錢與恩典緊緊相連。在《哥林多後書》八、九兩章中——在這兩章中，保羅請哥林多教會負責照料為耶路撒冷衆聖徒的捐資——恩典這個概念起着重要的作用。

這些話是隨後探討的中心：「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他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我們探詢他們的背景，試圖把他們同保羅預期實現的哥林多基督教會的具體情況聯繫起來。

《哥林多後書》八章 9 節這一節同《腓立比書》二章 5-11節中的頌歌非常相似。從基督論的總結直至告誡，直至勸告教堂募捐僅僅只有一步，「基督事件在對於我們來

說也許是不同尋常的直接性中，將會成為保羅呼籲的理由」。這兩個地方被視為相互之間的最佳注釋。我認為，這種相似是由下述情況引起的：《哥林多後書》八章9節以及《腓立比書》二章5-11節中保羅援引的是古希臘文化－猶太裔基督教會傳說的一個章節。下面就要非常謹慎地分析這一節。

溫迪施一九二四年就已在他的注釋中寫道：第9節在前後文中就像是一個插入句似的。他提出了最重要的論據：第9節是《哥林多後書》第八章中唯一涉及耶穌基督個人之處，邏輯上的結合十分鬆散。很明顯，第10節是緊跟第8節的。儘管如此，溫迪施還是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第9節是一種眞正的保羅式插話。術語說明種種特點，語言是具有一定文體風格的(交互結構)。表明原因的陳述在保羅那裏非常罕見(林前8:11；羅4:25)。這種陳述無法從《新約》的勸誡中推導出來。進一步的觀察在此期間很可能使保羅在第八章第9節中，在那個被理解成冒號的東西之後接受一種傳統的基督論慣用語。不過，這種慣用語在如今的關聯中絕非偶然，更確切地說，它所擁有的是告誡。在整整一章中，直至詞語的選擇，保羅都讓慣用語來決定。

《腓立比書》第二章中的頌歌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談到耶穌基督的卑微，第二部分談到他升為至高。在《哥林多後書》第八章第9節中的慣用語只有一個部分，它就像那首頌歌那樣——保羅就像頌歌那樣寓於形式之中——看見道成肉身的事件中基督事件的頂點。同《腓立比書》二章6-11節的區別在於：在我們這一節中，救恩論的成果是直接說出來的。施密塔爾斯提出這樣的命題：談及人子之使命的慣用語(羅8:3；拉4:4及其他；請參見林

後8:9；提前1:15；弗19:2)，自然是以後來的榮升為前提，它們並不表示由兩部分組成之慣用語的縮短，更確切地說，它們是使命慣用語與同樣原始的獨立榮升慣用語的這種次要的組合。因此，這種由《哥林多後書》八章9節用寥寥數語集中起來的基督論就是基督教傳言的基石。

在《哥林多後書》八章9節後面是關於耶穌基督從上帝的富足下降到人的貧窮的神話想象。這一想象始於晚期猶太人的智慧學。在此出現這種想象，說上帝的智慧來到地上，但不為人們接受，因此又重返天上。在諾斯替基督論中，這種神學同業已繼續發展的，從耶穌那裏流傳下來的言論結合起來。在托馬斯福音書中，耶穌自稱是在肉體中顯現的上帝的智慧。「我感到他們(即人們)全都喝醉了；我在他們當中找不到一個口渴的，我的心靈忍受着為人子所受的痛苦……」下面這條耶穌語錄在這一探討中特別有意思。「耶穌說：如果由於精神而變成了肉體，那是一個奇蹟。但如果由於肉體而變成了精神，那可眞是奇蹟中的奇蹟——但我卻對此，對於這種巨大的富足怎樣扎根在這種貧窮之中感到驚奇。」這段耶穌語錄同《哥林多後書》八章9節的接近是明顯可見的，但要解釋這段語錄卻並非易事。這是否必須涉及到道成肉身，或者說富足是否表示在亞當身上和每一個人身上的那種神性呢？同耶穌語錄第八十五和第三條或者同《腓立比書》第二十二章的相似，讓人想到的與其說是基督論的解釋，還不如說是人類學的解釋。哈恩興把托馬斯福音書中涉及富足與貧窮的三段耶穌語錄(3、29、85)同《哥林多前書》第四章8節中保羅的陳述相提並論。他也使人們注意涉及成為國王和吃飽的耶穌語錄第二和第六十條。上述耶穌語錄和《哥林多前書》第四章8節的一致引起人們的注意，這些一致很難

說是巧合。使徒在哥林多的對手炫耀他們的財富、他們的智慧、他們的王位。保羅則以福音書的愚蠢同它們對抗。

庫爾曼在那篇於一九六〇年發表的，引起人們高度重視的文章〈托馬斯福音書以及對該福音書中所包含的傳統之年齡的探討〉中就持有這樣一種看法。他認為在托馬斯福音書的幾條耶穌語錄中，比較古老的發展階段隱約可見。他提出了耶穌語錄第九十六條與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五章6節中的陳述是否源出於同一傳統的問題。一方面考慮到耶穌語錄第八十五、二十九、三、二、六十條與《哥林多前書》第四章8節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考慮到《哥林多後書》八章9節同耶穌語錄第八十五、二十九、三條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必須重新提出，而且對於這一問題也許還能夠作出肯定的回答。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中所反對的那些在哥林多的對手是流浪使徒；他們懷裏揣着介紹信來到哥林多。他們炫耀自己的出身是希伯來人、以色列人、亞伯拉罕的子孫，炫耀自己可以「做記號、創造奇蹟和做出有影響的業績」的能力。他們在由《哥林多前書》中可以理解的諾斯替教派信徒所耕種的土地上繼續工作。保羅責備那些超級使徒，說他們在報道「另外一個耶穌」。這另外一個耶穌可能是一個「善於掌權的、莊嚴崇高的奇蹟創造者」。

《哥林多後書》八章第9節中的基督論簡短的慣用語很可能來自敍利亞的古希臘文化－猶太裔基督教教會。關於成為貧窮之富足的想象，在托馬斯福音書裏明顯的傳言中被人用諾斯替教派的方式來加以解釋。保羅也接受了這一慣用語，但卻是從其神學理解的角度來解釋它的。他以此同神學學者的基督論劃清界限。耶穌基督因軟弱被釘在十字架上(林後13:4)。並非由於他的權力，而是由於他的

貧窮，他才使他那些人富足。智慧基督論大有讓「耶穌基督生活的世俗現實最終完全溶化在耶穌基督神的形象的卑微與榮升的想象中」之勢，因而也就使該現實變成為神話。在同這種智慧基督論劃清界限的情況下，保羅強調拿撒勒的耶穌本人生活中兩件極其重要的歷史事件：他的誕生和他在十字架上之死。

保羅用這樣的話引出《哥林多後書》八章9節中傳統的慣用語，他說：「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有趣的是，保羅恰恰在這裏使用了《哥林多後書》中通常很少見到的、完整的論斷。他以此強調：這位變得貧窮的耶穌基督就是我們的主。保羅通過這些引言把古代基督論原理同其神學的重要概念——恩典聯繫起來。保羅可以用恩典這個概念來表示為了使人們變得富足，自己卻變得貧窮的耶穌基督的恩典(8:9)，表示神賜予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典以及讓他們的極端貧窮淹沒在他們正直(捐贈)之富足中的恩典(8:1)，最後還表示募捐本身。就這樣，保羅——同在《腓立比書》中完全一樣——便把一篇重要的基督論經文同耶穌基督的日常生活緊緊聯繫在一起了。恩典與金錢之間的關係比我們在通常情況下所想象的還要緊密。使徒選擇同樣的話來說明上帝對馬其頓和哥林多的基督教徒的救世行為以及他們對耶路撒冷的窮人的資助，他以此表明，募捐是眾教會中上帝的傑作。

正如《腓立比書》二章5-11節中的頌歌和《哥林多後書》八章9節中的簡短慣用語改寫耶穌基督之路那樣，保羅把耶穌基督之路變成對於基督教徒之路無法忽視的情況報告。這個報告克服了在圍繞耶穌基督頌歌的討論中出現的、據我看是錯誤的決定。因此，保羅在談到基督教的存在時，撿起了與在《哥林多後書》八章9節中相同的詞：

貧窮和富足。「瞧，我們的生活……似乎貧窮，卻叫許多人富足」(林後 6:10)。保羅以他的軟弱來對抗超級使徒有力的行動。在這種軟弱中，只有上帝的力量才發現自己的盡善盡美。保羅在這裏所寫的事情受到了教堂募捐的經驗的保護。馬其頓基督教徒的極端貧窮由於上帝的恩典淹沒在他們正直之富足當中(林後 8:2)。

在由保羅所創建的衆數教會中的大量募捐一定會導致哥林多、馬其頓和耶路撒冷基督教徒之間經濟上的均衡，「出現平等」。這樣，分析《哥林多後書》八章 9 節的任務便暫告終結。保羅教堂募捐的故事在這裏就不用寫了。很明顯，這個故事對於保羅具有重要意義。蒙克把教堂募捐同《羅馬書》第九至十一章聯繫起來，格奧爾吉把它同預言國際徒步朝聖聯繫起來。我清楚地感到，對於保羅來說，教堂募捐首先應當體現非猶太裔基督教衆教會同耶路撒冷總教會的息息相關。那裏是第一批見證人，他們既然讓異教徒在屬靈的好處上有分，因此這些人就有責任把養身之物供給他們(羅 15:27)。由於有這個背景，因此出現這種情況——保羅把要求為耶路撒冷衆聖徒募捐直接同《哥林多前書》中那個偉大的復活篇章連在一起，也就絕非偶然。就連復活的第一批見證人也在他們之中(林前16:1-4)。此外，保羅還不得不重視能夠讓他以被耶路撒冷總教會承認的使徒身分在羅馬出面的一切。

在《羅馬書》中——在哥林多的該猶家中寫道——保羅想到了要移交在耶路撒冷所辦的捐項可能有困難(15:30等)。事實上未必會出現耶路撒冷人到底接受了教堂募捐的事情，路加在任何情況下對於移交之事都隻字不提。拒絕接受保羅花了如此巨大的精力籌措的捐款是耶路撒冷教會對於保羅不斷增長的仇恨的標誌。

庫爾曼使保羅的教堂募捐變成了他實現基督教團契的建議。這個建議對於發展最近三十年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的關係變得舉足輕重了。面對着人們之間不斷增加的不平等，給我們提出了重新考慮變得貧窮的主的任務。在保羅看來，正是這個主是我們準備敞開心扉，準備為所有人類的平等作出貢獻的基礎，正是他使這些事情成為可能。

Blank Page

此頁為空白頁